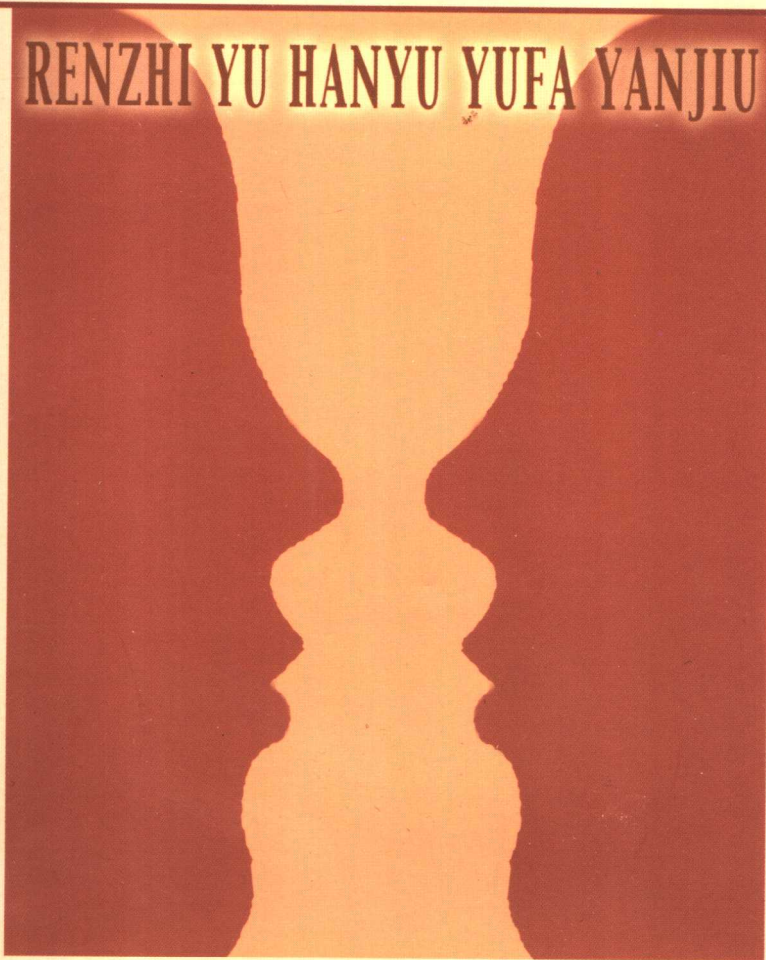



沈家煊著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

RENZHI YU HANYU YUFA YANJIU



 商务印书馆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

沈家煊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沈家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994-6

I. 认… II. 沈… III. 汉语—语法—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090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RÈNZHÌ YŪ HANYŪ YŪFĀ YÁNJIŪ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

沈家焯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994-6/H·1228

2006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 3/4

印数4 000册

定价:16.00元

目 录

序	1
“有界”与“无界”(1995)	2
转指和转喻(1999)	30
“在”字句和“给”字句(1999)	53
说“偷”和“抢”(2000)	71
句式和配价(2000)	82
“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2000)	96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2001)	111
如何处置“处置式”? ——论把字句的主观性(2002)	132
复句三域“行、知、言”(2003)	158
再谈“有界”与“无界”(2004)	177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2004)	195
语法研究的目标——预测还是解释(2004)	220
说“不过”(2004)	239
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得C”和“V不C”的不对称(2005)	259
英文提要	282

序

这里收集的 14 篇文章是我近 10 年来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成果,都是发表过的,就按各篇发表年份的顺序排列。其中《“N 的 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一篇是和王冬梅合作撰写并一起署名的。

这次重印这些文章,没有作什么大的改动,主要是对一些差错作了订正。有些术语的名称前后不完全一致,也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说“偷”和“抢”》一篇在个别段落的表述方式上有所改动。各篇内的小标题这次统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个别篇目附注的方式有所调整,另有三篇在文首增加了“提要”,以跟其他各篇取得一致。原来缺英文提要的一并补齐,附在书后。

沈家煊 2005 年 12 月

“有界”与“无界”

提要 本文从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的原因着手,论述人在认知上形成的“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结构中的具体反映。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性状在程度或量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这些并行的对立关系不仅统一解释了与数量词起制约作用有关的一系列语法现象,而且对词类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

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是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的。这种制约作用按陆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或是不自由的,二是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为论述方便,现将陆文中列举的主要事实归纳如下:

1. 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用 * 标示)或是不自由的(用(*)标示)。

(1) 双宾语结构,如果间接宾语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或是表示“给予”的对象,那么直接宾语得带数量词。

*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 送学校油画 送学校一幅油画

(送学校油画的是五五年的毕业生)。

(2) 双宾语结构,如果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那么这个结果宾

语得带数量词。

* (蚊子) 叮了小王大包 叮了小王两个大包

*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3) 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的动补结构后面带上名词性宾语(包括施事宾语)形成的这种动宾结构, 宾语得带数量词。

(*) 打破玻璃(打破玻璃的人找到了吗?) 打破两块玻璃

(*) 飞进来苍蝇(飞进来苍蝇就打) 飞进来一个苍蝇

(4) “动词 + 了 + 名词”这种动宾结构, 作宾语的名词得带数量词。

(*) 吃了苹果(吃了苹果又吃梨) 吃了一个苹果

(5) 非谓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作定语(不带“的”)的偏正结构, 其中心语一定得带数量词。

*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 白花花胡子 白花花一大把胡子

* 热热儿茶 热热儿一碗茶

* 干干净净鞋 干干净净一双鞋

2. 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6) 表示动态行为的处所主语句“主[处所]+ 动词 + 着 + 宾”, 其宾语成分排斥数量词。例如, “山上架着炮”如果是表示“山上正在架炮”的动态行为(而不是“山上有炮”的静态存在), 那么“炮”不能带数量词。

* 山上架着两门炮 山上架着炮

其实不仅是处所主语句, 表示动态行为的“动词 + 着”后面的宾语一般都不能带数量词, 例如:

*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饭

* 他正写着五行字 他正写着字

(7) 性质形容词作定语(不带“的”)的偏正结构,其中心语也不能带数量词。这正好与(5)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偏正结构得有数量词的情形相反。(陆文未提及这一点)

* 白一只孔雀 白孔雀

* 干净一件衣服 干净衣服

吕叔湘先生在《怎样学习语法》一文和石毓智(1992a)还指出两种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结构,我们把它们补充在这里:

(8) “动词重叠式 + 名词”这种动宾结构,宾语不能带数量词。

(*)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① 今天要谈谈问题

* 星期天在家洗洗一件衣服 星期天在家洗洗衣服

(9) 在用“不”否定的结构里,动词即使不是重叠式,其宾语一般也排斥数量词:

(*)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问题

(*) 这个月不演三场电影 这个月不演电影

本文的目的不在罗列更多的事实,而是想对上述现象和其他有关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某些句法组合非有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受名词性成分“有定”、“无定”的制约。例如:

* 倒缸里水 倒缸里一桶水 把水倒缸里

(*) 送学校油画 送学校一幅油画 把油画送学校

(*) 吃了苹果 吃了一个苹果 把苹果吃了

左列中充当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水”、“油画”、“苹果”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并不明确,前面加了数量词才明确为无定的。如果

这些成分是有定的,则应用右列的“把”字句来表达。

用有定和无定来解释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会遇到一些困难。动词后宾语大多是无定的,但也可以是有定的。首先,有些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动词后的宾语换成明确的有定成分反倒变成成立或自由的了,例如:

(*) 前面走来老太太 前面走来张老太太

(*) 他吃了苹果 他吃了那个烂苹果

(*) 我一口气读完小说 我一口气读完王蒙那篇意识流小说

其次,有些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带数量词的名词性成分换成有定的,结果就能成立,例如:

(*)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 you 刚做的饭

(*)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

(*)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这两个问题

另外,有定和无定也无法解释“*雪白衣服”和“*白一件衣服”这种不能成立的偏正式句法组合。

我们认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认知上“有界”(bounded)和“无界”(unbounded)这样一种基本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动作,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性状,性状在“量”或程度上也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类认知上的这种基本对立必定会在语法结构上有所反映,语法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反映揭示出来。

2. 事物和名词的“有界”和“无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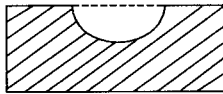
事物占据空间,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之分。例如,一张桌子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且有一定的边界,它是一个“个体”,是有界事物。相反,水也要占据空间,但没有一定的边界,水不是一个“个体”,是无界事物。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区别特征按 Langacker(1987)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无界事物的内部是同质的(homogeneous),有界事物的内部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例如水,不管怎么分割,分出的任何一部分都仍然是水。相反,一张桌子是由不同的部分(桌面、桌腿等)组成的,把桌子分割的结果可能不再是一张桌子。

2. 因为无界事物具有同质性,所以有伸缩性;因为有界事物具有异质性,所以没有伸缩性。水加上或减去一些水仍然还是水,一张桌子加上或减去一张桌子就不再是一张桌子。

3. 有界事物具有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无界事物没有可重复性。可以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三张桌子,……,n张桌子,水没有这种可重复性。

要着重说明的是,“有界”和“无界”主要是指人的认识,不是指客观实际。例如,坑儿,实际是洼下去的一块地方,开口处并没有边界,但是人的“完形”(Gestalt)心理把坑儿看作是四周都是边界的个体,如下图所示:



其次,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比如说,墙角,很难说墙角有一定

的边界,我们无法在墙上划出一条界线,说超过这条线就不再是墙角,但我们仍然把墙角看作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墙角”。再次,边界可以是抽象的。例如,主意,是抽象事物,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头有尾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主意”。同样,说“一种水”时,是认为它有跟其他种类的水区分开来的边界。总之,有界和无界的区分主要以人的感知和认识为准。

这种对事物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对立。世界上许多语言有“数”这个语法范畴。拿英语说,可数名词,如 table(桌子),前面可以有不定冠词(a table)和数词(one table, every table),可以有复数形式(tables);不可数名词,如 water(水)一般不能用不定冠词(* a water)和数词(* one water, every water),一般也没有复数形式(* waters,除非专指矿泉水)。汉语虽然没有“数”的区分,但是有量词。可数名词有自己适用的个体量词,如:书(本)、灯(盏)、笔(枝)、马(匹)、商店(家),不可数名词没有适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使用度量词(一尺布、一斤肉)、临时量词(一桶水、一袋面粉)或不定量词(一点儿水、一些药)。(朱 1982:41) 普遍的语言调查发现,“数”范畴和量词是互补的。凡是有“数”的语言一般不需要量词,凡是有量词的语言一般不需要“数”。无论“数”还是量词,都是为了区分概念上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一种语法手段。(见 Lyons 1977:227)

有界事物是个体,只有个体才是可数的,可数的事物一定是个体。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是一回事。在句法组合里,我们把指称有界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叫做“有界名词”,指称无界事物的叫做“无界名词”。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例

如：两条鱼，四桶水，(睡)一个觉，(买)辆车，好些人。有界名词的形式最典型的是“数量名”，但不限于“数量名”。专有名词专指一个或一类事物，因此也是有界的，如：鲁迅，张大妈，电影“红高粱”。专有名词前面加“(一)个”修饰，指称的对象可以不变，例如：“张大妈就是热心肠|这个张大妈就是热心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带指示词“这、那”的名词性成分大多也是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有界的，如：这个苹果，那种药，那房子，但也有一些是通指性的(generic)，并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例如：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

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

正如方梅和张伯江(1995)所指出的，“这女人”和“这烟”里的“这”已经虚化。这和英语里作通指用的定冠词相仿。(英语例子：The German is a good musician. 德国人都懂音乐) 句法组合中的光杆普通名词要作具体分析，多数是通指性的，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作宾语时尤其如此，例如：(他不常抽)烟，(后面又来)车(了)，人(离不开)水，但作主语或“把”字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往往专指某个个体，因而是有界的，如：书(读完了吗?)，(把)苹果(吃了)。

“有界—无界”这对概念跟“有定—无定”这对概念不是一回事。“买两条鱼”和“买这两条鱼”里的名词性成分，一个无定，一个有定，但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有定名词一般也是有界名词，但无定名词往往不是无界名词。“有界—无界”跟“专指—泛指”也不完全重合。“他在找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这里的“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可以专指某一个人，也可以泛指任何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但两者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专指名词一般也是

有界名词,但泛指名词不一定是无界名词。有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无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非个体性和不可数性。

3. 动作和动词的“有界”和“无界”

动作也要在空间进行,但动作的主要特征是占据时间,不占据时间的动作是不可想象的。在时间上,动作有“有界”和“无界”之分。有界动作在时间轴上有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终止点,无界动作则没有起始点和终止点,或只有起始点没有终止点。例如,“我跑到学校”这个动作,开始跑是动作的起点,到学校是动作的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相反“我很想家”这个动作,我们不能确定一个起始点和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非个体”动作或“无界”动作。有界动作和无界动作的对立跟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对立具有平行性(Langacker 1987),具体说明如下。

1. 无界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有界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把我很想家在时间上任意分割,取任一部分仍然是我很想家。相反,我跑到学校这一动作,只有在终止点才算跑到学校,其他时刻只是在跑或开始跑。

2. 无界动作具有伸缩性,有界动作没有伸缩性。我很想家在延续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仍然是我很想家,我跑到学校在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就可能不再是我跑到学校。

3. 有界动作具有可重复性,无界动作没有可重复性。我可以跑到学校一次、二次、三次……,n次,我很想家一般不能想几次。

也必须强调的是,动作的“有界”和“无界”也是以人的认识为

准,和客观实际不一定完全一致。说“我想家想了好几次”时,我是把我想家“看作”一个有明确时间界线的动作。

这种对动作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动词有“持续动词”(imperfectives)和“非持续动词”(perfectives)之分。有的语法书用了其他名称,如“性质动词”和“动作动词”,“常态动词”(static verb)和“变态动词”(dynamic verb),名称不一样,本质大同小异。例如英语,动词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Quirk, et al. 1972)典型的持续动词如 resemble(像)、like(喜欢)、belong to(属于)、need(需要)等有简单现在时,没有进行态:

Harry resembles his father.

* Harry is resembling his father.

Paul likes swimming.

* Paul is liking swimming.

相反,典型的非持续动词如 arrive(来到)、jump(跳)、eat(吃)等有进行态,没有简单现在时:

* The train arrives. The train is arriving.

* Tom jumps. Tom is jumping.

另外,非持续动词可以用表示重复进行的状语 again and again修饰,持续动词则不行,例如:

Tom hit the target again and again.

* Tom resembled his father again and again.

汉语动词也有类似的分类。例如赵元任先生(1968)曾将及物动词分出“动作”动词(V_1)和非动作动词(包括“性质”动词(V_a)、
“分类”动词(V_c)等)。前者可以加“着”,有重叠形式,如“吃着”、

“吃吃”，后者一般不能加“着”，也没有重叠形式，如“*爱着”、“*爱爱”、“*姓姓”。马庆株(1981)也根据能不能加后缀“着”将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两类。这两类动词的成员，汉语和英语虽然不完全对应，但各类的典型成员或基本成员是对应的。英语持续动词不能有进行态，汉语的持续动词(性质动词、分类动词)不能加表示动作持续的“着”，都是因为持续动词在时间上是无界的，本身已有持续或正在进行的意思，再加上进行态或“着”就成为多余，这叫做“同性相斥”。英语的非持续动词可以用 again and again 修饰，汉语的非持续动词(动作动词)可以有重叠形式，都是因为这类动词在时间上是有界的，具有“可重复性”，这叫做“同性相容”。

4. “活动”和“事件”

第一节中列举的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动宾式，一类是定名偏正式。我们先来分析动宾式这一类中必须要有数量词的情形。必须要有的数量词出现在宾语中，前面的“动”本身也是一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它们包括：

(1) 动词 + 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盛碗里(两条鱼)|来这儿(两个人)|掉地上(五分钱)|送学校(一幅油画)

其中的间接宾语有的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宾语(碗里，这儿，地上)，有的是表示“给予”对象的与事宾语(学校)。

(2) 动词 + 结果补语组成的动补式

打破(一块玻璃)|飞了(一只鸽子)|洗完(两件衣服)

(3) 动词 + 趋向补语组成的动趋式

走来(一个老太太)|飞进来(一只苍蝇)|拿来(三本书)

(4) 动词 + 表完成或实现的后缀“了”

吃了(一个苹果)|写了(两封信)|看了(两场电影)

(5) 动词 + 了 + 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烫了他(一个大燎泡)|叮了小王(两个大包)|捂了孩子
(一身痱子)

这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当然也是表示动作,但它们与相应的简单动词“盛、掉、送、打、飞、洗、走、吃、写”等等表示的动作有明显的区别。前者表示的动作在时间上不但有一个起始点,而且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是“有界的”;后者表示的动作虽然有起始点,但没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或者说终止点是任意的),因而是“无界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有界”和“无界”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而言的。上一节说“吃”、“写”等动词是有界的,那是在整个动词范围内相对“像”、“姓”这样的持续动词而言。这里说“吃”、“写”是无界的,那是在非持续动词性成分(不限于单个动词)的范围内相对“吃了”、“写好”这样的复杂成分而言,两者并不矛盾。试比较“(把鱼)盛碗里”和“盛(鱼)”这两个动作。对前者而言,开始盛是动作的起始点,鱼到达碗里是动作的终止点。因此“盛碗里”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盛碗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不是盛碗里,而只是盛或开始盛。相反,“盛鱼”这个动作没有内在的终止点,它不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在盛鱼的过程中取任一部分仍然是盛鱼。动结式和动趋式也都含有完结的意思(参看吕叔湘 1984, 1987, 张伯江 1991),跟“动 + 了”一样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表示有界动作。下面我们把有内在终止点的有界动作

称作“事件”(event),把没有内在终止点的无界动作称作“活动”(activity)。“盛碗里”跟“盛”,“打破”跟“打”,“飞进来”跟“飞”,“吃了”跟“吃”都是前者表示“事件”,后者表示“活动”。

在语法形式上,上述表示事件的动词性成分(简称“事件动词”)跟表示活动的动词性成分(简称“活动动词”)至少有以下对立:

4.1 活动动词大多既可跟“在”连用又可跟“着”连用,事件动词有的既不能跟“在”连用又不能跟“着”连用,有的只能跟“在”连用,不能跟“着”连用。

在盛,盛着	* 在盛碗里	* 盛碗里着
在打,打着	* 在打破	* 打破着
在飞,飞着	在飞进来	* 飞进来着
在吃,吃着	* 在吃了	* 吃了着

很明显,事件动词一般不能跟“着”或“在”连用是由它的有界性决定的。以盛鱼为例,“正在盛着鱼”蕴涵着“盛鱼”(前者为真,后者必为真),但并不蕴涵“鱼盛到碗里”(前者为真,后者不一定为真)。换句话说,事件动词的有界性或完结性跟“在”或“着”的进行性或持续性是矛盾的。

4.2 跟表示时段的词语连用,活动动词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即起始点到说话时刻的时间长度,而事件动词则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如果动作本身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表示动作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马庆株(1981)、陈平(1988)、Smith(1991)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盛鱼盛半天了,还没有盛完。

开始盛 半天 说话时刻